

596

黃埔叢書之六

軍隊與政治



卷上

中央軍校政治學部出版

總理遺像



總理遺囑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現在革命尙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于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A541 212 0005 3080B

軍隊與政治及軍隊中之政治

引言

鄧主任文儀講
李發鈞筆記

十六年五月六日 第一講

我們的總理，領導中國革命，已四十餘年了；在此時期當中，整個的革命工作，擺在我們的眼前，可以看得很清楚。總理參加革命以後，首先注重軍事工作，到下層的武裝機關，及以前太平天國遺留下來的秘密組織裡面去活動，集合革命力量，來負擔中國革命的使命。現在有許多同志，不明瞭中國革命的條件，以為中國革命與西方革命是一樣的。西方革命的開始，每每因一二城市的暴動、或同盟大罷工，然後引起革命的高漲，可是在東方經濟落後的國家裏面，革命的發生，不是很單簡的一回事。中國革命已有四十多年的歷史，最初二十年的奮鬥，廣州及各地屢次起義，均有武裝的準備。世界上號稱革命的人們說：孫逸仙先生的策畧，偏重軍事，是不對的，西方的革命，很少最先即用武裝的組織。這種說話，或者有一部份理由，可是從中國社會情形觀察，軍事是很重要

的，而且是必要的。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在革命進程中，佔有極重要的位置和意義。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事變，是十九世紀當中，一個半無產階級式的革命，可是工農市民得到政權僅僅七十天就失敗了，失敗原因，就是因為民衆奪取政權後，沒有繼續軍事工作，馬上想開國民會議，因此國民會議沒有開成，而少數敵軍，竟打二十萬國民軍打敗了。我們從巴黎公社的教訓，知道革命進展，定要有三個時期。軍政時期，是剷除反革命分子的時期，經過軍政，才能達到訓政憲政時期。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失敗，也就是因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聖彼得堡民衆的暴動，沒有武裝的保障，因此尼古拉斯二世乃得從容把民衆殺死數千人，而民衆莫能抵抗。迄至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才告成功。成功的原因，是因聖彼得堡，在當時發生武裝的暴動，有革命軍事委員會的組織，革命成功以後，即組織蘇維埃政府，這就是列寧從巴黎公社與一九〇五年的教訓得到的結果。當時有許多革命者以為俄國革命成功了，應該解除一切武裝，使人民自由，可是過去事實，告訴我們，這種主張，是不對的。俄國十月革命以後，即產生一個軍政時期，全國革命力量，通通集中軍事方面，黨務政治經濟，均是以軍事為前題，這是列寧

實行軍政的結果。革命是要有力量的，是要用武力把一切敵人打倒，不是徒手民衆所能做得到的。辛亥革命不成功，是因當時沒有嚴密的武裝組織，而同盟會員又多不明瞭總理的主義，祇知一民主義，二民主義，不知道三民主義，所以不出兩年，就有軍閥的專橫危害。直到現在，國民黨改組以後，總理視軍事爲必要之圖，所以在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本校成立的時候，總理說過：中國假如沒有真正的革命軍，革命是永不會成功的。國民政府的北伐，都是照總理軍事策畧舉行的革命北伐。沒有軍隊武裝，革命是很難成功的。這是在未講軍隊與政治以前我們應知道的一件事。我們還要知道爲什麼要軍事運動，爲什麼要知道軍事運動的歷史。陳獨秀以爲在中國革命首先不要軍隊，只要各處民衆暴動起來就是了；以爲總理主張的北伐，不是革命的北伐。辛亥革命的時候，一般幼稚的同志，發出一種口號，完全是反對革命的表現，他們不願主義實現，所以反對保證實行主義的革命軍；現在中國共產黨也是一樣的說法。及到北伐軍佔領武漢，中國共產黨又說北伐是蔣介石一個人的北伐。分析他們的背景，不外以下幾點：（一）根本有成見。因爲要謀自己的利益，不得不造出一種口號，擾亂聽聞。（二）以爲一般民衆，不

明瞭中國革命的條件，不知道革命軍隊與革命黨的關係，也不知道黨與人民的關係，所以容易受他們的蠱惑。(三)他們根本不相信國民黨能領導中國革命，不相信革命的軍事策畧，因為不相信，所以反對。陳獨秀因為不相信總理的革命策畧，所以在北伐軍出發的時候，嗾使共產黨員反對北伐。他們不明瞭革命軍隊與政黨的關係，民衆因為受了他們的蠱惑，很容易跑到黑暗裡面去。在這個時候，我們作軍事工作的同志，應該分析過去的事實，軍隊與政治的關係，以及國民黨與革命軍的關係。

我們知道：現在的軍隊，是革命的工具，從前的軍隊是壓迫人民的工具，從這一點看，可以知道軍隊的本身是有政治的使命，軍隊沒有政治，容易作他人的走狗工具，受苦犧牲，究竟不知到爲的是甚麼軍閥的軍隊，就是這一類的。革命軍打東江是以少數軍隊戰勝多數軍隊，原因究竟在那裏？有的人說：是因為革命軍的官長士兵都能勇敢直前。但是進一步講，革命軍爲甚麼能够勇往直追，敵軍爲什麼不能？這就是我們要證明的：革命軍隊的本身有政治的覺悟。在過去的事實裏面，同志實在不知道軍事與政治的關係，所以有許多軍隊，因為環境的關係，生出許多誤解。中山縣六十團軍隊的亂七八

糟，就是因為他們忘掉了軍隊的背景。我們相信有許多官長，對於軍事與政治的關係，是不明瞭。假如有兵士問，我們為甚麼要革命？有許多官長很不容易答出來的，因為他根本就不知道什麼是革命。卽或能够答覆，也是敷衍了事。士兵們因為不能得到圓滿的解答，也就馬馬虎虎過去了。這樣上下敷衍的結果，黨與主義不過是一個招牌罷了。可是我們知道，對於革命問題，自己不能答覆自己，是很普遍的一件事，因為在文化落後的中國，人民對於革命，沒有具體的研究，結果多是馬馬虎虎的。這不是因為不願意知道，實在是因為沒有充分的時間和材料去研究，所以不能知道。現在我們作軍事政治工作的，應該努力起來，使軍隊通通革命化，做總理理想的革命軍，我們要虛心接收普通的理論和政治訓練。關於政治方面，本政治部的領導者，和兄弟個人，也不能說有充分的了解，所以我們要大家來參考人家所講的去研究，不要以為人家所講的，不親切，沒有價值，生出一種輕視忽畧的心理。現在且進而把本題——軍隊與政治及軍隊中之政治工作分開來講。

一、軍隊與政治

政治戰爭與軍隊之關係

我們知道過去的歷史，是一部人類鬥爭史；人類爲生存而爭鬥。在原始共產社會時候，人類開始即與自然爭鬥，後來生產進化，技術發達，人民生活變更，人類由與自然競爭，變爲人與人之競爭。私有制度一開始，即形成了貧富不均的階級，因此人類的歷史所記載的，乃是整個爭鬥的事實。這種爭鬥的形式，雖不一樣，但是歷史的記載告訴我們，這種爭鬥不是全個階級同時舉行，乃是統治階級利用其智謀和優勢，來保障他的統治壓迫剝削的權力，製造一些工具，就是軍隊的雛形。因爲社會 一天天的進化，強者的中間更有強者，於是跟着就發生強者相互間的爭鬥，統治者中間的爭鬥，這些爭鬥一開始，即成爲各種形式戰爭，而直接參加戰爭者，又多是他們所雇用特養的有技術，能使用武器的人們。這些人最初是直接抵敵；爭鬥的時候，沒有什麼指揮者。可是直到生產發達，技術進步，人民生活程度加高，到若干時候，這種爭鬥就擴大起來，無論他是統治者相互間的戰爭，或壓迫階級與被壓迫階級的戰爭，通通需要很多的人們，並要

有組織的工作，因此軍隊這個東西，就自然而然的成了戰爭的工具。技術進步，軍隊的組織也跟着改變和演進。迄到近世，社會中的矛盾，日益利害，而戰爭乃更劇烈，軍隊的組織和訓練也就隨之強固有力，每次戰爭都有很多軍隊參加，沒有軍隊，就不能成爲戰爭。戰爭因科學的發明達到最高的形式，軍隊因戰爭的利害，組織日益完備。總之，不論如何變更，有戰爭必有軍隊。從此可以知道，戰爭是由于人類不自由，生活不平等發生的，軍隊是由于有戰爭而存在的。所以戰爭與軍隊是互相關連的。戰爭不僅僅與軍隊互相關連，與政治也有密切的關係。我們知道，政治是社會的上層建築物，政治的產生，是從私有制度發生，民生變動的時候開始，政治的變遷是隨着民生條件的變遷而變遷。每一次的政治變動，必定發生戰爭，戰爭開始，就要軍隊參加，這些軍隊或是爲大部份人利益而戰爭，或是替治者階級而戰爭，戰爭的目的，不外是爭奪政權的統治，和保持已統治的政權，沒有一次戰爭是離開了政治的。這就是說：各種形式的戰爭，都是或明或暗的包含有政治的意識。戰爭既是離不開政治，那末直接參加戰爭的軍隊當然也是和政治關連着。雖然確實軍隊的大多數沒有知識，和政治的覺悟，雖然確實受着經濟

條件的支配，很容易替他人作工具；但是軍隊的本身無論如何是不會離開政治的。政治與戰爭及政治與軍隊，不僅是互相密切的關連着；並且還要相依爲命地或存或亡。一般所謂政治大家先生們口裡喊着說：軍隊與政治是沒有關連的；軍人不必問政治。這些話簡直是騙人的。所以我們要特別說明和解釋，使革命的民衆及軍隊了解本身與政治的密切關係，和戰爭與政治的關係，才不致爲他人利用和蒙蔽。

2. 國家與軍隊

國家是一種壓搾的特殊力量，也就是一架一部份人壓迫他一部份人的剝削機器；他與政治一樣是社會的上層組織和政治的執行機關，也就是發號施令，執掌一個國內的人們生殺予奪的機關；他的存在與活動，有他的工具——官僚法律，武裝的軍隊爲保障。國家要是沒有軍隊，他不能發出權威，使一國人民都服從他，也就不能保証一部份人統治其他一部份人的政權。不過軍隊的本質，不一定要他們本身同經濟地位的人充當，但多少這種軍隊組織的成分，是這個國家統治者的人們或其所收買的走狗工具——所謂軍官，帥們。這種軍隊利用他們的完備武裝，或明或暗的包含政治意識，僅可以保証統治者

階級的統治與壓迫剝削其他被壓迫階級和貧苦的下層民衆，他還可以用這種武裝的力量，去防禦或侵掠吞併他們本身同經濟地位人的國家。所以我們可以說：軍隊是一部份人的武裝；雖然組織成的分子不一定是這部份人的全數人們，可是他們爲一部份人利益奮鬥，是一般普通的形式一樣的。軍隊的全部，僅是國家的工具，是爲國家全部機器的一部份；因爲這個關係，一般治者或資產階級的學者先生們，利用欺騙的手段，使被壓迫被統治的下層勞苦羣衆的觀念，含混起來，說國家是人類社會中的產物，不是社會的上層建築物。他們的意思，是想把國家的意義隱藏起來，使一般被統治的人們，被壓迫民衆，認爲國家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這些事實，在西歐的社會民主黨人有同樣的說話。他們利用着世界大戰開始的時候，即唱什麼「保護祖國」的口號，我們不是狹義的國家主義者，不是社會愛國派，當然不會這樣解釋；因爲不明瞭國家是個什麼東西，那末，隨着國家的工具，殘忍的武裝軍隊的真面目，也不能認識出來。國家之所以爲國家，必須要有武裝的軍隊，軍隊在過去的歷史上，都是認爲國家的御用品，「國家是不可消滅的」，御用品——「殘酷的武裝軍隊，也是跟着永遠存在的」，以爲「國家與軍隊是人類社會

不可少的組織」。可是我們實際考察起來，這是不對的。因為上面已經說過，國家與政治是現在社會的上層建築物，到了現社會制度（資本主義社會制度）消滅的時候，他們也會隨之而消滅死亡；國家存在一天，必須有軍隊的保障；沒有國家，軍隊也要消滅不能存在，這就是國家與軍隊的關連情形。

3. 各時期軍隊之政治意義

我們知道歷史上有所謂封建社會，當時統治國家的是封建統治階級，這時的軍隊是一些有技能的忠臣賢將，表面上是元帥或皇帝的御用品，實際上是保護全統治階級利益的，是壓迫，剝削被統治階級。當時一般人民，都以爲常兵是應盡的義務，加以虛榮心的驅使，都願意當兵，可是他們沒有什麼政治的覺悟，只知道麻木的服從統帥的命令，奮勇殺賊，不知道誰是賊，爲甚麼要殺賊。這是中國幾千年來各時期軍隊意義的變更，因爲變成統治封建階級的工具，所以就形成社會上一種特殊的組織，軍隊本身沒有什麼政治的意義。但是從封建社會進化到資本主義社會的時候，物質文明與一般的文化，都提高起來，而奪取統治權者是資產階級及其全部工具，這時的軍隊也是像封建時代一樣

，是維持保護統治階級的統治和利益。軍隊的組織分子是他們統治者，收買的人才，是被壓迫受剝削的下層貧苦農工，而統治階級更用巧妙的麻醉方法，在軍隊裏面，實行欺騙的政治訓練，什麼愛國主義，資產階級統治的文化教育，俱樂部等等名色不一而足。他們的目的，不外是防止軍隊的政治覺悟，使軍隊爲着資產階級利益而犧牲。這是現代軍隊的政治意義。到了現在有一部份武裝是民衆的武力，軍隊有政治的覺悟，他的目的，是爭民衆的幸福與自由平等。在這時候，軍隊的政治意義有很明白的解釋了。國民黨改組以前，劉震寰，楊希閔的軍隊，沒有政治的覺悟，不知道要打的是那一個。黃埔軍校成立以後，我們北伐的意義是在打倒軍閥，帝國主義，替民衆謀利益，這就是現在軍隊的政治意義。

4, 革命軍隊與政治

我們對於歷史上各時期軍隊的政治意義明瞭以後，我們更應該進一步的分斷革命的軍隊與政治。我現在將近世——廿世紀世界革命中反帝國主義資本社會的社會革命與殖民地的民族革命的革命軍隊來分斷一下。我們知道，革命是被壓迫或被剝削階級起來反

抗推倒壓迫或統治剝削階級的一種政治爭鬥。近世界的革命是包含兩種意義的——政治革命與經濟革命。因為這兩重意義，這種革命不是一個階級內的相互間的爭鬥可比，他是不能利用其他階級，尤其是敵對階級的人們來爭鬥的。因為不能利用，所以近世的革命軍隊多是革命階級本階級的武裝（這不是說敵對階級的專門軍事人材，不可利用，不過利用是有方法的，而軍隊的主體與爭的方針，都是屬於本階級罷了）。他們為着本階級的利益來爭鬥，這種爭鬥不是從前的可比，他不僅要爭鬥得統治權，他還要保證這種統治權與新社會的建設。他們的組織不是僱傭收買式的，也不是那一部份人的形式。他們的武裝是全階級或各革命階級的人都有參加的義務，他們不要人家欺騙，愚弄而要打倒欺騙愚弄者。他們的指揮機關，不是舊式治者階級的國家，而是他們本階級的先鋒隊革命的政黨。他們均是直接參加政治爭鬥的漩渦。他們的戰爭不會盲從與無的放矢，誰是敵人，誰是朋友，他們都看得很明白，具體的說，就是他們均有政治覺悟的需要，他們需要的意義，不是虛偽欺騙的而是真實具體對他們本身有利益的。這是革命軍隊的本身與普通軍隊根本不相同地方。他們所需要的政治，能使軍隊覺悟奮發革命精神。這

種軍隊的革命精神勝過物質技術，他可以以少擊衆，以一敵百。他們是有階級性的，在經濟上，法律上，無論上下都一律平等。他們能受政治教育，他們有藝術建設，這是革命軍隊的特點。革命軍的指導者不使軍隊盲目的服從，並且允許他們在某種時機，監督上級指揮官（指僱傭他階級之軍事專門人材而言）的行動。他們的紀律是上自將帥下至兵卒，其同遵守的。他們上下除服從共同軍紀外，還要服從黨紀。總之革命軍隊的本身與其行動，都是直接連關着政治。

5. 結論

我們從上面所講的，可以得到一個結論：戰爭是歷史上民生變動階級矛盾爭鬥的一種形式，因為經濟條件，生產工具不均的原故，人類社會，乃形成了階級，階級存在了，就發生戰爭，戰爭的實現是一部份有技能能力的武裝組織軍隊的衝突。軍隊受治者階級剝削機器——國家的指揮；國家沒有軍隊，不成其為國家，軍隊沒有國家也無存在之必要。軍隊也一樣是階級的武裝，戰爭，軍隊，國家，都是社會——有階級的社會——的上層建築物，與政治是一樣的。三者的發生存在活動，均隨着政治為轉移，就是說，

軍隊是離不開政治，而與政治密切關連着，在以前的歷史，軍隊是被看作社會超階級的產物，和國家一樣，當作爲人類社會組成的一份子，其實軍隊與國家，都不過是壓榨的特殊力量，爲統治，強者，有產階級，的剝削工具，爲社會的寄生蟲。在那種情況中，軍隊的本身是一架人爲的機器，沒有政治意識，也沒有政治覺悟，但一至革命時代，尤其是廿世紀的今日，世界革命推倒帝國主義，有產階級，的革命時代，乃產生了新興的革命軍隊，他們開始組織，不是由于國家，而是由于他們階級的先鋒隊革命的政黨。他們爲本階級謀利益，而武裝自己，他們均有政治意識，政治覺悟，從此，我們可以知道，軍隊與政治，是相生相合的東西，世說什麼「軍隊與政治無關係」「軍隊僅是保國衛民」用不着去「管問政治」的一些話，都不過是欺人的話，騙人的談罷了。革命的兵友們，革命階級的先鋒隊，是要管問政治，並且不能不去管問啊！我們不要示弱，我們要把我們的赤血，洗盡人類的污穢，除去那些寄生蟲，勞苦的羣衆武裝起來，跟着我們階級的先鋒隊，革命的政黨——國民黨，殺向前去，做他的前進兵啊！現在我們雖是不值什麼人，我們在最近將來還要做世界的主人呢！

二、國民革命軍與政治

1. 國民革命軍與國民黨

軍隊離不開政治，上面已經說得很清楚，同時國民革命軍與政治密切的關連着，也是毫無疑義的了。國民革命軍不像其他軍隊被別個壓迫階級僱傭着，殘殺被壓迫階級的人們；他是要受被壓迫階級的支配和指揮，就是說要受被壓迫階級的先鋒隊——革命政黨的指揮或支配。國民革命軍的產生，是根據國民黨的意志產生出來的，由是總理中山先生經過長時期的激烈爭鬥由很多的經驗根據革命實際環境的要求產生出來的，所以要想知道國民革命軍，須先知道國民黨是甚麼？然後才能知道國民革命軍與國民黨的關係。

國民黨是革命的政黨，是領導中國革命各個被壓迫階級組織的政黨，在一個革命意志三民主義之下，共同奮鬥的一個政黨。他是要實行三民主義，達到中國民族解放，得到國際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之自由平等的一種階級先鋒隊的組織。國民革命軍既是由國民黨產生出來的，那末，他們有密切的關係，乃是很明顯不過的事了，我們可以說，沒

有國民黨，就沒有國民革命軍。國民革命軍是屬於國民黨的一個黨軍，一切軍事行動，都要受黨的指揮。蔣校長說：國民黨是頭腦，國民革命軍是手足。沒有頭腦，就不能使用手足，也就是說，國民革命軍，是要依照國民黨的意志行動，實行國民黨的政綱和主義，保證國民黨的安全和發展，同時要保護工人，農民學生及一部分小商人的利益，並且要為他們的利益而奮鬥，只有這樣才是真正的國民黨的國民革命軍，只有這樣才不失他的本義和革命的政治意義。

中國共產黨發出的「軍事獨裁」口號，是說軍隊不受黨的指揮，不在黨的意志之下，照這樣說，國民革命軍是個人的軍隊。軍閥式的軍隊，所以共產黨的口號是很利害的。他們的目的是想推倒國民黨，因為國民黨的力量是建築在民衆先鋒隊國民革命軍身上，只要把國民革命軍推倒了，國民黨就易無形消滅，這是他們發出口號的目的。可是照事實方面講，蔣介石是否「軍事獨裁」？他的軍事行動，沒有一處不是在黨的意志之下，不是為他個人升官發財，而是為中國人民謀解放的一種爭鬥，統一指揮，是為革命的利益，並不是個人獨裁，蔣校長，在總理死後，是國民黨內最真實最努力的領袖，絕對說不上

軍事獨裁，他知道，集中黨的力量，能得到北伐勝利。上面說的都是目前軍○與黨的一
個分晰，希望我們大家要認清楚——對於國民黨與國民革命軍的關係要認識明白才好，
這是我對於國民革命軍與國民黨一點的意見。

（未完）

軍隊的政治工作

譚計全

國民革命的風潮澎湃之中，欲促其完成，必須把國民革命的一切敵人打倒，要把國民革命的敵人打倒，便不能不訴之於武力；那末，國民革命軍，是萬萬不可缺了，國民革命軍既是完成國民革命的必需的武力，而國民革命又是中國生存唯一的出路，那嗎，國民革命軍是為中國民衆的利益而奮鬥的，可稱之為民衆的武力；在此，可以找得國民革命軍的天職，是「救國救民」。

然而中國革命的目的，是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欲求中國自由平等，當然須把國民黨的主義政綱實現才可。為求中國自由平等的民衆武力者，於是以此為正鵠，因此，中國國民黨的一切，一定要給他們明白，然後他們才知道職責的所在，和他們努力的方向，

以完成他的一切任務。不然，軍隊自身，連自己的使命都不知道，於是失了軍隊的本性，好容易變爲少數人或個人的工具，供給他作爲爭權奪利，禍國殃民的犧牲品了！

就以中國而論，軍閥的軍隊迷頭呆腦在軍閥淫威之下，軍隊的本身——除幾個寡頭軍閥外——毫無政治意識，都是土匪烏合之衆，他們最高的要求也不過發點洋財而已！所以他們受軍閥個人的淫慾支配，至流血犧牲，而不自知所以死傷之由！就是沒有政治意識的結果，這是多麼危險的事！

現在且把和中國國民黨無關係的軍閥軍隊，掉開不論；即以前曾一次掛起革命軍的招牌，如陳，劉，楊，等軍隊。來論，自從陸莫逆賊盤據廣東作叛以後，陳炯明帶兵回粵，把莫逆逐去，當時誰不歌功頌德呢？爲什麼後來又作叛，甚而至圍攻總統府，想謀陷國民黨的孫總理呢，無何，楊希閔，劉震寰鼠輩繼起，把陳逆逐去，到底也背國叛黨，做了大逆不道的行爲呢？在他們幾個東西的行兇變遷過程中，這不過是他們幾個人，意志，爲什麼許多的士兵部下，馴服不抗而隨之變遷呢？無他，這不過是他們的軍隊的沒有接受革命黨的訓練，而本黨也沒有相當的訓練對之設施，令得當時軍隊本身，也是

迷頭呆腦被壓在幾個軍閥淫威之下，祇知有他們的頭目，而不知有所謂「國」有所謂「黨」；換一句說，即不知本身究竟跑到這裏來作甚，和北洋軍閥的軍隊無異，這也是很危險的一件事！

在現代革命潮流高漲時候，尤其是在中國革命急需之際，而思謀民族的解放，他的開路先鋒，必需武力，——民衆的武力，——能真正代表革命勢力的武力，本黨的武力。因爲達到這種要求起見，不得不使軍隊具備兩個最大的必需條件：1就是革命技術精良；2就是革命精神豐滿。要達到第一條件，於是有嚴格的軍事訓練的必要，使軍隊的軍事動作嫻熟精巧，身體強健耐勞；要達到第二條件，不得不加以政治的訓練，使軍隊成爲黨化，主義化，革命化，因之而發生充分的革命精神，爲軍隊本身的靈魂和命脈。於是使軍隊在平時，成爲民衆的真正衛戍，在戰時雖在最艱難慘淡環境之中，亦百折而不撓，屢挫而不拔，金錢不足移其志，威武不足變其節，披堅攻銳，一可當百，十可當千，而符古者所說的：『撼山易，撼岳家軍難』之風，成爲革命的健兒！然後足稱爲本黨的軍隊，民衆的武力！革命軍和軍閥的軍隊不同之點在此，革命軍隊是軍事與政治並重

的緣故，也在此。

中國革命的國民革命軍，軍事的技術，固然是注重的，而政治也決是不能輕視的。我們是革命同志，尤其革命軍人同志，須知國民革命軍本身爲什麼而誕生？當然是爲中國國民革命而誕生。然而中國革命爲什麼而發生？其原因雖複雜，但我們也可以簡單一句說，因國內國外的政治不良而發生；那末，國民革命軍就是爲剷除一切不良政治而誕生了；如此，國民革命軍他的出發點在乎政治，國民革命軍向着這條政治路上走，把他的障礙敵人掃除，和不良政治破壞以後，他的目的就是給中國國民黨施其政治建設，而謀中國之自由平等，民衆一切的利益；這麼說來，國民革命軍他的歸宿點也在政治。不過清楚一句說：他的出發點在破壞不良的政治，他的歸宿點在建設良好的政治罷了。

綜看上述，革命軍隊與革命政治，有這麼的重要關係，革命軍是萬萬不能夠離却政治了。因此本黨自軍校創辦以後，同時組織黨軍——國民革命軍，除了有嚴格的軍事訓練外，再加以政治的訓練，爲減輕軍事長官的責任，而設另所謂政治工作人員，希望分工合作，羣策羣力，實施訓練，而負領導國民革命軍而完成中國革命的使命。這樣，政

治工作人員在軍隊裏負了相當任務，他的重要如此；職責所在，應如何而後能副黨國的期望呢？

中國革命，自然，是內外一切不良環境中的產物，而中國國民黨是應這個產物而生的產物，於是指揮領導中國革命而前進，要把內外的一切不良環境打破，而開新的光明的環境的紀元。於是黨之中，有了偉大的孫總理，指導我們交給我們打倒帝國主義和軍閥的侵畧政治和壓迫政治的武器——三民主義，去實現保障民衆利益的政治，所以我們常常說，中國國民黨爲救中國唯一的革命政黨。申言之，中國革命，非國民黨不能領導主持，中國的存亡和國民黨有絕大的關係。國民革命軍，是擁護中國國民黨的武裝黨員，是爲國民黨向前殺敵的士兵——站在前面——於是武裝黨員所負的責任加重，他的生活越苦，而要他牢站在黨的方面，牢站在尖兵的位置，所以一定要他對於黨的主義和政綱，越發明瞭和認識，使受黨的一切訓練感化，而把整個的本身，獻給黨；而絕對受黨一切的支配而無異議。在中，最要注意的，就是要使武裝黨員徹底的明瞭中國國民黨以三民主義爲黨的靈魂；同時要使明瞭總理創造主義的苦心 and 目的所在，而爲救中國危亡

唯一的主義，並把他的完成價值，他的重要意義，向他們宣傳，使他們知道武裝黨員的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要實現三民主義。如此，使他唯三民主義而信仰，為三民主義而努力，為三民主義而犧牲，這就是所謂黨軍，所謂國民革命軍；也是所謂黨化，主義化，的軍隊了。

復次，要使軍隊明瞭，「為什麼要革命？革命的目的為誰？當然革命是時代的需要，為什麼需要？簡言之，就是因為社會上的一切現狀不良，以至民衆不堪其苦，而要求解脫之或破壞之而造就真正人生的幸福而形成的運動；但是，他的目的，不是單是造就個人或少數人的幸福，是造就民衆共同的幸福；不過組成軍隊的單位份子的本身本也是站在民衆隊裏的一人，同時也是謀本身的幸福。然而，有人說：革命完全為他人，而自己祇站在犧牲的地位。這種論調，未免太不符事實了。

因為：民衆十他人二

民衆利益(幸福)二自己利益(幸福)十他人利益(幸福)。

革命目的是謀民衆的利益。

革命目的是救國救民救自己。

照這個演式看來，可是沒有什麼差誤，但是我們革命，不得不革命，祇知革命，不知犧牲與不犧牲。爲什麼這樣說？因爲我們（以中國來論）受着一切不良現狀的打擊或壓迫和侵畧，不覺已墮了危急存亡的境地，如不革命，必亡；革命，才有生存希望；稍存有意識，理智，感情，的人，誰曰不去革命呢！即使爲革命而犧牲的人，也不能謂全爲他人，不是爲自己的；既如是，軍隊的本身，是被一切不良的現狀壓迫或打擊的民衆，而希解除一切的痛苦，不約而同情，跑到革命軍隊裏來，做革命的工作，而造就民衆的利益（幸福）。不過革命軍隊裏，士兵們是無智識份子佔多，他們許是不明瞭自己到革命軍隊裏的因果，然他們受一切痛苦——衣食住不能自給——而希望解除的心理，一定是有的；在此，我們定使他們明白所述的因果，而確定他們革命的人生觀，才能令他們穩站在革命立場，而不至誤入或被人引入反革命的途徑。然而，他們既是爲革命而來，革命目的是在民衆利益；那嗎，他們對民衆是有莫大的關係了？於是軍隊對於人民是抱救護的責任，同時民衆也要革命的，所以要軍隊與人民結合。在平時，固然遵守軍紀風紀

而不騷擾人民；在戰時，雖勝或敗，也不騷擾人民，使人民愛軍隊如兄弟，望軍隊如大旱之望雲霓；而給軍隊精神上，物質上無限的幫助，以成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之勢。於是他的任務也完成。軍隊既已能和民衆爲密切的結合，而共同努力於國民革命，在此中國受國際帝國主義和一切反革命派壓迫之中，而欲求解放自由，當然凡屬革命民衆，都是同一樣心理，國民革命軍是爲打倒這種敵人的先鋒隊，如此，國民革命軍的軍事行動，是應乎民衆的要求，順乎環境的需要，而所謂「順乎天應乎人」了！換句話說：人民所希望行的行之，人民所不欲行的止之，然在現時，人民思想和程度，以及一切的環境，沒能許可軍隊一切的行動統統都受人民的慾望支配。但是，總之養成，使武力與民結合，使武力爲國民的武力」的意旨，而令軍隊不蹈於違反大多數人民的利益而行動！

復次，要軍隊的日常一切行動，都是有法則的，不是無稽的，思想是新鮮的，不是陳腐的；苛求一句，要他們一切言動都是新的，不是舊的；前進的，不是後退的。換句話說：一切的言行，都是合乎革命的要求，而足爲革命者的表率，這樣的革命軍，其庶

幾乎？所謂革命化的軍隊如此。

但是要求軍隊副我們所望，這就是政治工作人員的使命，而應抱着前進！

政治工作人員的使命，這樣的重要，而欲盡忠他的使命，完成他的使命，不是空空一件事，也不是容易一件事；然則應如何而工作？（這句話不是容易說，且就鄙見言之）政治工作人員在軍隊裏最要人家喜歡信仰他，而後他們才樂得接近，和接受他所說的話；不然，一見他就討厭起來，任由他有多大的本領，都是等於空談；要如此，政治工作人員的態度應注意的，政治工作人員的態度應溫和，嚴正；這是什麼理由？溫和可以悅衆，嚴正可以止亂，在溫和之中加以嚴正，不然溫和過度，雖然可得大衆的接近，沒有嚴正，恐妨奸邪之輩，乘機諂媚而不覺，一時陷於感情用事，淆亂是非了。

軍紀風紀是軍隊的命脈，政治工作人員，當然有維持的責任；但是，自己的本身，對他應特別的遵守，才能取得維持的地位。竊於軍事長官，本來是處分工合作的地位，照理沒有不容洽的道理；但是我們溯之已往，政治工作人員，每每發生不能合作，甚而至到水火不相融的現象。這種緣故，最大的是一方面政治工作人員不能取信於軍事工

作人員，其中有許多不問自己的個性是否適合於做政治的工作，或而他個性真是不適合做政治工作，單是以爲政治工作比較軍事工作，肉體上舒服一點，而怕勞苦，而隨便說一句：「我也來幹幹政治的工作」，於是他有了這種心理的潛伏，至做了政治工作以後，（政治工作，本來時間上，多數沒有軍事長官的拘束不暇）於是他乘了這一點兒空暇，隨便便過他的浪漫生活，而爲軍事長官所輕視。再其次，他本性不適合於政治工作，而他強要幹幹，當然是不勝職務，——弄得毫無成績，烏烟瘴氣。於是軍事長官看到這種情況，以政治工作就是如此，以爲隨人都可以做，因之又生了一點輕視。政治人員，其中有一種人驕傲自大，自己肚子裏僅僅有一點的政治常識，以爲好到了不得，而自命自己是真正革命者，對於軍事長官看不起；軍事長官，稍有點不對，就亂說亂叫，說他是反革命，不革命其實如果軍事長官或同事政治思想上，革命心理上，許或有點不對時，你既明瞭，可以設法，（相當的辦法）糾正他，或開導他，才是辦法，——於是軍事長官由此又生不滿而輕視。

有些同志，他因病初痊，或者有身體一點不好，他自己不問是否適合於做政治工作

他就跑去政治工作，或者有點不勝任時，軍事長官，心中有一點點的譏笑和輕視。再次軍隊的政治工作人員，有的是普通學生充當，沒有受過軍事的訓練，其中或有於是體格上，精神上，可是比較差一點，甚而至到不注意時，穿起軍服，條腰彎弓一般，這些的毛病；有了些這種毛病的人，不深加刻勵，振刷精神；於是軍事長官說政治工作人員是病夫，孱弱無用者，才淘汰到做政治工作去，甚至說政治工作集團，是病院療養所；由這一點，又生輕視心。以前軍隊黨代表，担任實施政治工作的人對於軍事長官的差誤，糾正不得其法，最顯着一件事，就如官長打士兵，本來國民革命軍是嚴禁體罰，而軍事長官，因為有時脾氣太躁一點，也不免拿士兵來體罰時；呵！政治工作人員——黨代表看到，就馬去上前制止他；這麼一來，於是士兵為着受了受痛，當然是私情上感激黨代表了；而同時痛恨軍事長官了！在此，政治工作人員——黨代表，從側方取了士兵的愛戴，軍事長官，從正面失掉了威嚴，以後對於維持軍風紀不免受影響；軍事長官由此而痛恨政治人員，——本人私見，以為對於這件事，待過去以後，才設法獻諫沒有第二次的發現；為妥——或由交接之間，態度不對，脾氣不好，每每和軍事長官，因

小事或私事而起衝突，令得雙方感情交惡！

然而，因為黨代表制實現以後，軍事長官，看到黨代表，以為就要監視自己的行動。於自己不利，不如沒有之為愈了！由這種情緒所驅使，於是把黨代表的由來和他的使命都不管了，心中不免生了一種嫉忌心，而對黨代表人員，及三月廿日事件發生後，同時黨代表制度暫行取消，改派政治指導員，指導員職權比黨代表為小，於是有些軍事長官，心中愉快非常，以為一切的行動可以隨便，沒有人監視了。然而指導員反受直屬長官的指揮，間或有無意識的軍事長官，乘機來作報復，藐視，政治工作人員；甚而止到說政治工作人員，都是大飯桶。因此，連黨設立政治工作的意旨也無意中的摧殘了一因此，政治工作人員當然是不滿意於軍事長官了。一不過同時要解釋明白……

軍事長官，有許多不明瞭軍隊與政治的關係，以為士兵祇受軍事訓練，能臨陣作戰，就是了；有沒有政治的設施，不打緊；於是政治工作人員也無足輕重了。其實這是大錯特錯，總司令蔣言：『黨代表與政治工作人員，尤應有精神上之輔助團結；政治工作為革命精神之所寄，其職責所在，必相與努力，促其完成，不得輕視，此為革命真正命』

脈之一，慎勿等閒視之。」可見政治工作重要一斑了！

綜之，軍隊軍事長官和政治工作，間因不互相原諒解釋，於是日積月累，雙方精神分離，甚至站在不相容的地位，於是政治設施，阻碍不前；這是何等痛心的一件事！我們政治工作同志，很應竭其心志警惕，希圖沒有這種現象表現，才是做政治工作的重要線索。

上述如此，然政治人員本身的工作怎樣？那末，要尋溯上言的政治工作人員所負的使命如何；簡單說，政治工作人員是受黨的使命而來，帶着革命精神來散播；如此，政治工作人員，當然是自身有了充份的革命精神才成；把他的革命精神，施之於工作，於是盡忠職務，油然而若是；可以為軍事長官的表率了。我們要知道，怎樣才算盡忠職務？最要就把自己所應負的任務明瞭，日常要把敏捷的手腕辦理完之，今天應做什麼事，今天務要做完他，不待明日，不但要把自己的任務做完就算了；同時有餘暇時可以幫同事的忙，甚至盡可能的幫軍事長官的忙；同時要明瞭自己所做的是為黨為國，並不是為那一個人，於是自己的工作，日常含有自動性，不要那一個上官來推一推，才動一動，

變了機械的工作；不然，不但是毫無意味，而且覺得越發的辛苦；那末，所做工作一所辦的事，一定是諸多差誤，沒有成績的可說了。復次，我們工作的努力，須知努是分內的事，不可存了努力工作，就希上頭升我一官半職，變了爲着自己而努力，這種努力，是假偽的努力，不是真正的努力。這樣，等到他努力有多少的時間，而上頭還不升他官職時，他就心灰意冷而懈了！這是假革命者。

其次不可因爲時間的限制，才不得不去上辦公廳，再不可：所屬長官，有一點公事給來做做，好似面有難色，畏怕麻煩，不過因命令不得不從而已，若不然所辦的工作，一定是苟且了事，或牽長時間，以過一日，或在無事時，自己不找事做，或研究學問的工作，輾轉反側，好似厭他自己的腰子長得太長了！翹首望着時計，看看可以脫離這個監牢似的辦公廳未能！這樣，不是自動的革命者，被人拉夫似的吧！不！誰拉他呀？他跑到那裏去騙食飯，祇拿錢吧！做做蠹虫哩！

在下層隊部的工作的人，不可以爲離了直屬遠一點，無人常時來管束，於是隨隨便便，每週除行了一個紀念週外，十分不得已的要政治演講，才去勉強敷衍一下；甚或去

跑跑街，或是出去好玩的地方逛逛，甚至到上部所發的宣傳品，也不即到即發，再而連上部再三再四的催繳每週或每月的報告，也懶得做，或繳不上去，這樣如果也還可叫做政治工作，叫做革命嗎？

在高級的地位——主幹的，固然不可，尸位素餐，無論什麼事情，都托交輔助者代辦，自己一人，東跑西跑，平常一週中最多不多三兩天，在部裏，甚至紀念週也多數不到的，好久都不對所屬訓話，演演講，祇知每月支其薪水，食其大餐，一切事都不理，甚至自己所屬部隊長官人員，他的思想，行動，不知要往那裏去了！還是不理！

呵！危險！不但公家危險！個人也好危險呀！這樣苟且敷衍叫做革命嗎？這彷彿是孫行者一個翻身離去十萬八千里呵！

所謂盡忠職務，如果我這假話兒，說的不差，把他善的從之，不善的去之，而且加以爲戒而尋他補救方法，可是盡忠職務的意義了！然後才配講到能行他的使命，

然而做政治工作的人員，是負了宣傳政治的責任，如此，一定對於政治！黨的政治至少對於職責所應用的有相當的認識，和再進高深的研求，不然，自己都不明瞭，那裡

能够去宣傳他人呢？說來又似撒謊，有的人，連三民主義都沒有看過，他就居然去做政治工作呵！危殆！同時要自己的思想新鮮，適合時代性的，不好弄得腦袋中還有封建時代思想的殘餘存在，這是關係他的本身工作前途很重要的，

政治工作人員，當然也不能脫系統，上有長官，下有部屬，爲嚴明統系，不得有相當態度對上馭下；對上的，當然絕對的服從，但做政治工作的人，不能是朦蔽的服從，要明白服從的意義，我們對上服從命令，是服從黨的命令，絕對不是服從個人；不過那個主任官——是主幹的，並不是單指政治部主任——他是奉黨的使命而來，他爲黨而做工作，所以他的命令，是代表黨，黨的命令是必要絕對服從的；如果不然，那就違背黨，違背黨是不行的！但是！我們在一個非常的時間，上官發一個命令；那末，我們要把這命令想一想，是對不是主任官真正能够代表黨，許有不是的，變爲反革命時，那我們是不能服從了，不但，而且還要反對他，阻止他，報告他；這是服從的意義，其次，上對下，要「平明之治」，怎樣叫做，「平明之治」？這就是公平的，不偏的，明白的，磊落的，而對於下，賞罰分明，升降有序，然後使在下的心中坦然，發生信仰心，得了信仰心，

後然才可行使自己的職權，才能盡了黨的使命，再次，要開張心懷，接納忠諫良言，以容廣益；切勿引喻失義，以絕籌謀，致陷寡拙；工作前途，才有起色。但是，有的，對于上下之間，輒陷于感情用事，而致把私情來誤了公誼，這是很不好的毛病。比方下對於上，是和他風情好的，無有不服從的道理，甚而陷于做了他個人的走狗；如果和他感情不好，無論事情對不對，都要設法來破壓或反對。上對于下，是和他感情好的，他雖然犯了法，從寬處罰他，甚而至和他掩飾過去了，不然，就乘機把他撤差，或重罰，罰是如此，賞可知了，果有這種人，簡直是糊塗虫，破壞阻碍革命進程者；直要把他滾蛋去！政治工作的人對此，要十分的注意！

政治工作人員，他的本身是負了黨的使命，播種黨的革命精神而來；指導武裝黨員而革命，然而武裝黨員，比普通黨員，要站在革命戰線的面前，然政治工作人員，是負指導革命的責任，那末，他所站的地位要站在革命戰線前面的前面了。他的責任如何重大，既是，要軍隊成爲黨化，主義化，一切的革命化，而他自己的本身。當然首先要履行和養成。才稱做政治的工作，才能盡忠使命，才能促進國民革命的完成。



A541 212 0005 3080B

軍隊與政治

三四

政治工作以前多給共產黨員包辦去了，這為我們最痛惜的一件事，可幸現時，把他們驅除，積極的檢舉務盡；以後政治工作——一切的政治權能——都歸還我們國民黨的手上了，政治工作人員，應如何警醒！應怎樣奮鬥！武漢的G P餘孽將清了！我們的國民革命軍北渡長進而接續勝利了！政治工作同志，多數是努力的，努力更努力，希望不努力的努力，對內對外的宣傳。政治工作，是軍隊的革命精神的所自，這是想軍事工作同志，多數是明白的；我們軍事與政治的同志，親愛團結，相助而作，相輔而行，務求徹底合作，最短期間，把軍閥和其他一切反革命派勢力殘餘滅此而朝食，以完成國民革命軍的使命，而達國民革命之成功！

一六「五卅」於黃埔軍校 政治部

上海圖書館藏書

政治書籍翻印規則

- 1 本規則除本校所屬各機關外凡各機關團體或書店欲翻印本部出版物者均適用之
- 2 各書店或團體以營業性質而翻印者須守左列條件
(甲)于翻印前一月以書面向本部請求得本部允許得翻印之
(乙)翻印者須以店舖或團體名稱圖記負責人姓名詳細地址擬收書信翻印冊數連同請求書送交本部核定之
(丙)不得變更原文及原書名目
(丁)不得標竊內容而改名私售
(戊)翻印出版後須以六冊送本部檢閱
(己)有違本條各項者本校隨時得令其停止
- 3 各機關及團體以宣傳或教育為目的(非賣品)而翻印者均一律歡迎但除適用第二條(甲)(丙)(戊)三項外須將非賣品字樣印于書面并預將機

關或團體名義負責人所在地翻印冊數列送本部

備查

4 再出版時其手續同

5 本規則自校令公布之日施行如有不適宜處得呈請修正之

定價

六分

編輯處

中央軍事政治學校
政治部編輯委員會

發行處

中央軍事政治學校
政治部宣傳科發行股

出售處

黃埔書社及
全國各大書局

中華民國十六年八月一日出版

000000

199

1

050